



如沐春風

有禮真好

● 熊仙如*

學校為了配合教育部「品德教育促進專案」，在這學期開始大力推行「問早道好，有禮真好」的活動，結合大一新生的「服務學習」課程，由自願學生若干人為一組，早晨在校門口向過往的老師、同學們問早道好。初次在校門入口見到一排穿著背心的同學高舉「早安，你好！」的牌子向我問好時，不免有一種奇怪的感覺——這樣的「禮」會不會有點太不自然了……

「禮」是什麼？《禮記·曲禮上》有明確的解釋：「夫禮者，所以定親疏，決嫌疑，別同異，明是非也。」廣義來說「禮」是一種人類社會的行為規範，它可以經由模仿、教育、約定、儀式等方式來讓人認可並依之執行。所以，怎樣的行為才合於「禮」，可能是很正式嚴肅的繁文縟節，也可能是很「唯心」且複雜的個人判斷。且不論「禮」所具有維繫國家社會的儀節功能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認為「禮」應該是個人道德良心的自覺自發性行為，而不是寫在書上，用來背誦講述的教條；它是心甘情願依之而為的言行表現，而不是透過他人或社會的壓力制約才產生的行為，所以俗話說「禮多人不怪」，便是嘉許其行為發自真心。話雖這麼說，外表所展現的「禮」不一定直指內心，當「禮」脫離了道德層次而變成利益的交換時，那就難保不會出現「禮多必詐」的情況，而稀釋了其中的真誠份量。

雖然說因為某種目的才刻意表現出來的禮數總覺得不自然，也降低了它的純粹性，不過「習慣」的確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制約之後所產生的規律性行為。學生會不會因

* 熊仙如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。

為這樣的問早道好活動而感受到付出與關懷他人的溫暖，而後更進一步將之內化為日常生活的習慣？這只是活動之初預期的成效，但是老實說在這樣短暫的時間裡，要養成一種終其一生都要遵守奉行的合宜舉止，委實有點困難。所謂「誠於中，而形於外」（《大學·傳六》），我們常常自詡為「禮義之邦」，數千年的儒家文化薰陶，讓我們自然展現出泱泱大國子民的風範。古人相當重視一個人的行為禮儀，從孩提時候起就訂有許多規範，而且每則規範背後都有其用心與寓意，希望每個人的生活常規或禮儀能進退有據，不失應有的分寸。難道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不也是如此嗎？為何在大學校園裡，當人際之間的禮儀逐漸消失，卻必須依賴「品德教育」來提振？。如果大學生生活是步入社會生活的前哨站，那麼這樣的作法是不是預示著有目的的禮貌關係即將開始？如果人與人之間的問早道好變成一種必修但零學分的「服務學習」課程，那麼未來他們將會以何種心態來面對更複雜的人際關係？

老師們常常告訴學生要彼此尊重，不過很多時候老師與學生之間缺少的不只是尊重，而是以身作則。在要求學生對師長要「有禮」的同時，其實老師也有老師該謹守的禮。常言道：「經師易求，人師難得」，科技發展至今，學習的管道早不只於學校殿堂，之所以可以讓學生不辭勞苦一大早跑到學校來學習的，如果還僅止於書本上的知識，那絕對可以稱為「LKK」一族了！學生缺乏的不是求知管道，而是生命典範。一個充滿熱情、活力，對人、對生命充滿熱愛與希望的老師才是吸引學生學習的最大動力。當學生從老師身上看到亟欲見賢思齊、令人感動的學習典範時；當充滿朝氣與熱情的老師向學生問早道好時，學生那昏昏欲睡、本想閃避的雙眼應該也會因此而重新閃亮起來吧！

2013/2/1

